

青少年百科

QINGSHAONIAN BAIKE

神 机 制 敌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 编写



辕门射戟逞英豪，
锦囊妙计安天下。
雄韬大略出奇兵，
令行禁止，逢战必赢。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青少年百科

qing shao nian bai ke

神机制敌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少年百科/顾永高主编…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4.7

(中小学图书馆必备文库)

ISBN 7-5373-1083-1

I. 青… II. 顾… III. 科学知识—青少年读物
IV. Z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0604 号

青少年百科

神机制敌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200 印张 28000 千字

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1—3000 册

ISBN 7-5373-1083-1

总定价:29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前言

战争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。人类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历史。

虽然人类面对世纪的展望是和平与发展。但是,无论和平的愿望多么的美好,发展的愿望多么的深切,战争却每一天仍在地球上不可避免的发生。

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的战争中,能不能打赢?怎样才能打赢?这是一个从来都古老而每一次又超前的问题。为了能回答这个问题,在人类一次次生与死的较量中,渐渐有了血与火凝成的智慧结晶——兵法。

泱泱华夏五千年,历经无数硝烟战火的洗礼,在这一过程中,渐渐涌现出一大批像《孙子兵法》这样卓著的血泪结晶。虽然现在我们处在和平年代,但国际局势风云变幻,作为年轻一代——祖国的未来,学习一些古人久经考验的战争智慧是有必要的。

该系列汇集了中华五千年来最经典的数十部兵法韬略,学习研究这些古籍,从大的方面来说,外可用来御强敌,内可用来安国邦;从小的方面来讲,一方面可以应用于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商业战争中,另一方面也可以增进自己的智慧,提高人生修养,所以是有着重大意义的。

编者在编订过程中殚精竭虑, 力图为读者奉上一套精品图书, 但由于水平和时间有限, 错误疏漏在所难免, 希望读者朋友和同行们多多指正批评。

编 者

目 录

《战略》辑佚	(1)
道德经论兵要义述	(6)
卷一	(7)
卷二	(15)
卷三	(23)
卷四	(31)
李筌注孙子兵法	(40)
神机制敌太白阴经	(76)
卷一 人谋上	(83)
卷二 人谋下	(91)
卷三 杂 仪	(101)
卷四 战具类	(111)
卷五 预备总序	(120)
卷六 阵图总序	(129)
卷七 祭文总序	(135)
卷八 杂占总序	(144)
卷九 遁甲总序	(164)
卷十 杂式	(174)

《战略》辑佚

司马彪 撰





刘 表

刘表之初为荆州也，江南宗贼盛，袁术屯鲁阳，尽有南阳之众。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，贝羽为华容长，各阻兵作乱。表初到，单马入宜城，而延中庐人蒯良、蒯越、襄阳人蔡瑁与谋。表曰：“宗贼甚盛，而众不附。袁术因之，祸今至矣！吾欲征兵，恐不集，其策安出？”良曰：“众不附者，仁不足也。附而不治者，义不足也。苟仁义之道行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，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？”表顾问越，越曰：“治平者先仁义，治乱者先权谋。兵不在多，在得人也。袁术勇而无断，苏代、贝羽皆武人，不足虑。宗贼帅多贪暴，为下所患。越有所素养者，使示之以利，必以众来。君诛其无道，抚而用之。一州之人，有乐存之心，闻君盛德，必襁负而至矣。兵集众附，南据江陵，北守襄阳，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。术等虽至，无能为也。”表曰：“子柔之言，雍季之论也。异度之计，白犯之谋也。”遂使越遣人诱宗贼，至者五十五人，皆斩之。袭取其众，或即授部曲。唯江夏贼张虎、陈生拥众踞襄阳，表乃使越与庞参单骑往说降之，江南岁悉平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刘表传》注）

傅 干

袁尚遣高干、郭援将兵数万人，与匈奴单于寇河东，遣使与马腾、韩遂等连和，腾等阴许之。傅干说腾曰：“古人有言：‘顺道者昌，逆德者亡。’曹公奉天子诛暴乱，法明国治，上下用命，有义必赏，无义必罚，可谓顺道矣。袁氏背王命，应胡虏以陵中国，宽而多忌，仁而无断，兵虽强，实失天下心，可谓逆德矣。今将军既事有道，不尽其力，阴怀两端，欲以坐观成败，吾恐成败既定，奉辞责罪，将军先为诛首矣。”于是腾惧。干曰：“智者转祸为福。今曹公与袁氏相持，而高干、郭援独制河东，曹公虽有万全之计，不能禁河东之不危也。将军诚能引兵讨援，内外击之，其势必举。是将军一举，断袁氏之臂，解一方之急；曹公必重德将军。将军功名，竹帛不能尽载也。唯将军审所择！”腾曰：“敬从教。”于



是遣子超将精兵万余人，并将遂等兵，与繇会击援等，大破之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钟繇传》）

孟 达

孟达将蜀兵数百降魏，魏文帝以达为新城太守。太和元年，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，达又欲应亮，遗亮玉玦、织成郭汁、苏合香。亮使郭摸诈降过魏。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，摸语仪言：“玉玦者，谋已决；织成者，言谋已成；苏合香者，言事已合。”（《太平御览》三百五十九）

司马懿

辽东太守公孙渊反。明帝召太尉司马公讨之。军到襄平，公围之。北面东面有围不合，连车置水中，积石镇其上，以鹿角塞之。（《太平御览》三百三十七）

辽东太守公孙渊反。太尉司马公讨之。军到襄平，去城百步，空重堑，坚连栅，安诸营，立楼橹。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围堑，而车轮以大戈[手豕]穿，中又竖轮障其前。（《太平御览》三百三十七）

蒋 济

太和六年，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，幽州刺史王雄陆道，并攻辽东。蒋济谏曰：“凡非相吞之国，不侵叛之臣，不宜轻伐。伐之而不制，是驱使为贼。故曰：‘虎狼当路，不治狐狸。先除大害，小害自己。’今海表之地，累世委质，岁选计考，不乏职责。议者先之，正使一举便克，得其民不足益国，得其财不足为富；傥不如意，是为结怨失信也。”帝不听，豫行竟无成而还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蒋济传》注）

傅 叡

嘉平四年四月，孙权死。征南大将军王昶、征东将军胡遵、镇南将



军毋丘俭等表请征吴。朝廷以三征计异，诏访尚书傅嘏，嘏对曰：“昔夫差胜齐陵晋，威行中国，不能以免姑苏之祸；齐闵辟土兼国，开地千里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；有始不必善终，古事之明效也。孙权自破蜀兼并荆州之后，志盈欲满，罪戮忠良，诛及胤嗣，元凶已极。相国宣文侯先识取乱侮亡之义，深建宏图大举之策。今权已死，托孤于诸葛恪。若矫权苛暴，蠲其虐政，民免酷烈，偷安新惠，外内齐虑，有同舟之惧，虽不能终自保完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表矣。昶等或欲泛舟径渡，横行江表，收民略地，因粮于寇；或欲四道并进，临之以武，诱间携贰，待其崩坏；或欲进军大佃，逼其项领，积谷观衅，相时而动；凡此三者，皆取贼之常计也。然施之当机，则功成名立，苟不应节，必貽后患。”

自治兵已来，出入三载，非掩袭之军也。贼丧元帅，利存退守，若撰饰舟楫，罗船津要，坚城清野，以防卒攻，横行之计，殆难必施。贼之为寇，几六十年，君臣伪立，吉凶同患，若恪蠲其弊，天去其疾，崩溃之应，不可卒待。今边壤之守，与贼相远，贼设罗落，又持重密，间谍不行，耳目无闻。夫军无耳目，校察未详，而举大众以临巨险，此为希幸徼功，先战而后求胜，非全军之长策也。唯有进军大佃，最差完牢。可诏昶、遵等择地居险，审所错置，及令三方一时前守。夺其肥壤，使还耕墾土，一也。兵出民表，寇钞不犯，二也。招怀近路，降附日至，三也。罗落远设，闲构不来，四也。贼退其守，罗落必浅，佃作易之，五也。坐食积谷，士不运输，六也。衅隙时闻，讨袭速决，七也。凡此七者，军事之急务也。不据则贼擅便资，据之则利归于国，不可不察也。夫屯垒相逼，形势已交，智勇得陈，巧拙得用，‘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角之而知有余不足’，虏之情伪，将焉所逃？夫以小敌大，则役烦力竭；以贫敌富，则敛重财匱。故‘敌逸能劳之，饱能饥之’，此之谓也。然后盛众厉兵以震之，参惠倍赏以招之，多方广似以疑之。由不虞之道，以闲其不戒。比及三年，左提右挈，虏必冰散瓦解，安受其弊，可坐算而得也。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，朝臣谋士早朝晏罢，介冑之将则陈征伐，搢绅之徒咸言和亲，勇奋之士思展搏噬。故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，季布面折其短。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，而果辱秦军。今诸将有陈越江陵险，独步虏庭，即亦向时之类也。以陛下圣德，辅相忠贤，法明士练，错计于全胜之地，振长策以御之，虏之崩溃，必然之数。故《兵法》



曰：‘屈人之兵，而非战也；拔人之城，而非攻也。’若释庙胜必然之理，而行万一不必全之路，诚愚臣之所虑也。故谓大佃而逼之计最长。”时不从嘏言。其年十一月，诏昶等征吴。五年正月，诸葛恪拒战，大破众军于东关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傅嘏传》）

王 基

景元二年春三月，襄阳太守胡烈表上“吴贼邓由、李光等，同谋十八屯，欲来归化，遣将张吴、邓生，并送质任。克期欲令郡军临江迎拔”。大将军司马文王启闻。诏征南将军王基部分诸军，使烈督万人径造沮水，荆州、义阳南屯宜城，承书夙发。若由等如期到者，便当因此震荡江表。基疑贼诈降，诱致官兵，驰驿止文王，说由等可疑之状：“且当清澄，未宜便举重兵深入应之。”又曰：“夷陵东道，当由车御，至赤岸乃得渡沮，西道当出箭溪口，乃趣平土，皆山险狭，竹木丛蔚，卒有要害，弩马不陈。今者筋角弩弱，水潦方降，废盛农之务，饶难必之利，此事之危者也。昔子午之役，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，桥阁破坏，后粮腐败，前军县伐，姜维深入，不待辎重，士众饥饿，覆军上邽。文钦、唐咨，举吴重兵，昧利寿春，身没不反。此皆近事之鉴戒也。嘉平以来，累有内难。当今之宜，当镇安社稷，抚宁上下，力农务本，怀柔百姓，未宜动众以求外利也。得之未足为多，失之伤损威重。”文王累得基书，意疑。寻敕诸军已上道者，且权停住所在，须后节度。基又言于文王曰：“昔汉祖纳酈生之说，欲封六国，寤张良之谋，而趣销印。基谋虑浅短，诚不及留侯，亦惧襄阳有食其之谬。”文王于是遂罢军严，后由等果不降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基传》）

楚庄王

楚庄王赐群臣酒，日暮烛来，有引美人衣者。美人援绝其冠缨，告王。王曰：“人醉失礼，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？”乃命曰：“群臣皆绝去冠缨。”然后烛出。（《初学记》二十五引）

道德经论兵要义述

王真(唐)撰



卷一

《道可道章》第一

臣真述曰：夫禀二气而生，居三才之际；灵于万物者，谓之最灵；灵于最灵者，谓之圣人。圣人代天地而理万物者也，于是因言以立道，因道以制名。然异于真常之元，故曰：可道。既为万物之母，故曰：可名。又天地之道，无迹可寻，故曰：常无欲以观其妙。圣人之作，有物可睹，故曰：常有欲以观其徼。观，犹示也。且乾坤之用，因无入有，是以同出异名；变化之理，因有归无，是以同谓之玄。盖天地之道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是为一玄也；圣人之道，代天理物，各正性命，复为一玄也。故曰：玄之又玄。是以，道君将明王者，治天下、安万国、正师旅，孰不由于此户者也。故曰：众妙之门。臣伏惟玄元皇帝所建五千之文将垂亿兆之祀，同天地之覆载，比日月之照临，利将无穷，人受其赐。故王者得之，可以适天下；诸侯得之，可以安万邦；卿大夫得之，可以凝庶绩；士庶人得之，可以知其所归。若好径之徒不遵此道，必有倒行之悔。矧其违易即险而欲侥幸者哉！微乎！微至乎至不可得而言也，已是以初标道。非常道，指其殊涂而同归；末言众妙之门，明其百虑而一致，冠于篇首，诚有旨哉。

《天下皆知章》第二

臣真述曰：夫美者，对恶之谓也。今天下之人皆知美之为美者，此已知其恶也久矣；皆知善之为善者，此已知其不善也久矣。故其下文云：“有无之相生，难易之相成，长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倾，音声之相和，前后之相随。”夫物既有名，人既有情，则是非彼我存乎其间，是非彼我存乎其间，则爱恶起而相攻矣。爱恶起而相攻，则战争兴矣！夫战争



者，不必皆用干戈斧钺也。至于匹夫之相手足，虫兽相爪牙，禽鸟之相鬻距，皆争斗之徒也。然至于王侯之动，即无不用其金革矣。

为患之大，莫甚于斯。故偃武修文，兴利除害，其事既理。故曰：无为。其教既行，故曰：不言。是以云：“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也。”夫无为之事，盖欲令潜运其功，阴施其德，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之，此之谓无为也。夫不言之教，盖欲令正身率下，而不欲使躬之不逮也。古者言之不出，同此义也。

夫王者：无为于喜怒，则刑赏不滥、金革不起；无为于求取，则赋敛不厚、供奉不繁；无为于爱恶，则用舍必当、贤不肖别矣；无为于近侍，则左右前后皆正人矣；无为于土地，则兵革不出、士卒不劳矣；无为于百姓，则天下安矣。其无为之美利，信如是哉！又万物作焉而不辞者，言上下皆得自然之分，悉无言辞也。又生而不有其恩，为而不恃其德，独立造化而不居其功，不怙其强，卑以自守，所以事业简易而长不离其身。故曰：“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”

《不尚贤章》第三

臣真述曰：夫圣人之理，不伐其善、不显其长，上行其风、下承其化。既绝矜尚，遂无斗争。非谓其不用贤能，而使人不争也。且自三皇五帝至于王霸，未有不上尊三事、下敬百寮，外资卿相之弼谐、内有后妃之辅助，此奚谓其不尚贤乎哉！必不然也。又难得之货，皆是远方异物。若在上贵之无饜，则在下之人供输无已，更相求取，非盗而何？盗贼既兴，兵革斯起矣！又珍物丽容是人之所欲，而圣人达理不荡于胸中，故其心不可得而乱也。是以，圣人虚心者，除垢止念也；实其腹者，怀忠抱信也；弱其志者，谦柔不犯于外也；强其骨者，坚固有备于内也；常使人无知无欲者，盖率身以正人，故使夫智者亦不敢为也。故此下文云“无为”者，直是戒其人君无为兵战之事也。语曰：舜何为哉！恭己正南面而已。若人君皆能如舜之德，则天下安得不治矣！故曰：“为无为，则无不治矣！”



《道冲而用章》第四

臣真述曰：此章言人君体道用心无有满溢之志，长使渊然澄静，如万物之祖宗，则自然挫折锋铓之铦锐，解释纷扰之云为，故能和光耀、降严威也。同其尘，杂含垢气也。然玄元深叹，此有道之君能存其至德如是。故云：“吾不知其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”言似天帝之先也。

《天地不仁章》第五

臣真述曰：此言“不仁”者，犹下《经》云“不德”也。言天道与王道者，同施仁恩，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且不责生成之报焉。王者既不责于人，则刑罚自然不用矣！刑罚不用，则兵革自然不兴矣！兵革不兴，则天下自然无事矣！故曰：“天地之间，其犹橐钥乎！”言国君能调和元气，应理万机如橐钥之用焉，终无屈挠之弊也。又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，是以，圣人处无为之事、行不言之教！故曰：“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”其此之谓乎！

《谷神不死章》第六

臣真述曰：谷，养也，又虚空也。言神气游息于虚空之中，故得长存也。玄天为鼻，牝地为口；天根于清，地根于宁。此言人君长能固守清宁之道，以理其天下国家，则自然无动用勤劳之事。故曰：“用之不舍。”

《天长地久章》第七

臣真述曰：夫天清而运动不已，地宁而安静无穷。皆以其顺自然之化，无独见之专，不矜其功，不厚其生，施阳布阴，复不为主，故能长生也。是以，圣人能则象天地之德，清宁冲虚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长先矣。及外其身者，谓不矜贵其身，则忧患不能及，所以得其身长存也。又经曰：“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！”非此之谓与！若夫人君克己复礼，使天下归



仁。既得亿兆欢心，蛮夷稽颡，自然干戈止息、宗庙安宁。故曰：“非以其无私邪，故能成其私。”

《上善若水章》第八

臣真述曰：此一章特谕理兵之要，深至矣！夫上善之兵，方之于水。然水之溢也，有昏垫之灾；兵之乱也，有涂炭之害。故水治，则润泽万物、通济舟[木戢]；兵理，则镇安兆庶、保卫邦家。若理兵能象水之不争，又能居所恶之地不侵害者，则近于道矣。是以，兵之动息，必当择利而处之。故曰：“居善地”也。主将之心，必在清澈深净。故曰：“心善渊”也。兵者类多凶害，故戒之曰：“与善仁”也。夫军旅之政，失则为乱，故曰：“政善治”也。兵者所尚：谋虑精微，故曰：“事善能”也。凡兴兵整众、应敌救灾，必当其期，故曰：“动善时”也。既上文具标七善不争之德矣，此又重云。

夫唯不争，故无尤者，臣伏以道君之意深切诲谕者，正欲劝其人君无为于上、不争于下尔！夫无为者，戢兵之源；不争者，息战之本。若王侯能明鉴其源，洞观其本，简其云为，息其争斗，则金革宁矣。臣又窃尝习读五千之文，每至探索奥旨、详研大归，未尝不先于无为，次于不争，以为教父。

凡人之情，不能无争，唯圣人乃能无争。又争之徒众矣！今臣略举梗概者，起于无思虑、无礼法、不畏惧、不容忍，故乱逆必争、刚强必争、暴慢必争、忿至必争、奢泰必争、矜伐必争、胜尚必争、违愆必争、进取必争、勇猛必争、爱恶必争、专恣必争、宠嬖必争。夫如是，王者有一于此，则师兴于海内；诸侯有一于此，则兵交于其国；卿大夫有一于此，则贼乱于其家；士庶人有一于此，则害成于其身。是以，王者知能官人、能安人之道，必当先除其病，俾之无争，则战可息矣！战可息，则兵自戢矣！是故，其要在于不争。且夫争城，杀人盈城；争地，杀人满野。语曰：君子无所争。又曰：在丑不争，争则兵矧乎！王者岂固有争乎哉！故下经末章云：“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”此所谓知终终之义也。



《持而盈之章》第九

臣真述曰：夫兵者，人情之所恃赖也。且匹夫之徒，带三尺利剑，持数寸匕首，至有凭凌天子，劫胁诸侯，或邀盟于前，或请命于后，往往而得矧乎！当九五之位，全亿兆之师，尊居一人，下临万物，乃知持盈不易，揣锐实难！故曰：“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”此道君又以时人最所重者金玉，故指以为戒。冀其能保惜之用，存兢惕之意也。此又特戒其王侯，令守彼谦冲，去兹奢泰，永言伊戚，无至自贻。故下文又云：“功成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此言“身退”者，非谓必使其避位而去也，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。故经云：“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”其此之谓乎！

《营魄抱一章》第十

臣真述曰：魄者，阴之质也；一者，阳之精也。此言人君常当抱守一气、专致柔和，使如婴儿之德善也。涤除玄览，欲其洗心内照，志无瑕疵也。爱人治国能无为者，夫欲治其国，先爱其人；欲爱其人，先当无为。无为者，即是无为兵战之事。兵战之事，为害之深。欲爱其人，先去其害，故曰：无为兵战之事也。天门者，鼻息之谓也。欲其绵绵，虽静，常令呼吸进退得其自然也。明白者，视听之谓也。欲其周流四达，而常若无知也。自此以上，皆言理身、理国、兼爱之道也。生之、畜之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此以上圣人顺天之道，以养万物，故不居其功。乃云：此天之德也，玄天也。

《三十辐廿六一毂章》第十一

臣真述曰：此车器及室三者，皆取其因无而利有，因有而用无。故引之以以为证。何者？夫五兵之属，亦当其无，有兵之用。且弦矢之利以威天下，不必伤人然后为用。故知兵者备之以为有，戢之以为无，此即用其所不用者也。盖无之以以为用，亦明矣。